

死亡之岛绽放生命之花

——英国当代小说《岛》对生命的诠释

谢文琴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 外国语学院,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要: 英国当代作家希斯洛普的《岛》以20世纪初希腊麻风病隔离区——斯皮纳龙格岛为背景, 讲述了感染麻风病的伊莲妮、玛丽娅母女和背负麻风病家族耻辱的安娜、索菲娅母女之间爱恨交织的悲怆人生故事。文章通过对《岛》中伊莲妮、安娜、玛丽娅、索菲娅四个人物的分析和斯皮纳龙格岛上麻风病人社会的解剖, 揭示作者对宽广友爱、无私奉献的生命的热爱歌颂。

关键词: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 《岛》; 生命诠释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124(2012)01-0032-04

“艺术为生命的表现, 艺术家用以来表现生命”,^[1] 因此作为艺术形式之一的文学, 其永恒的价值是对生命的不懈探索。一部好的作品必然蕴涵作者对生命真实竭尽心力的探寻, 并且能引起读者激情的共鸣。当代英国小说——《岛》无疑是这样的一部优秀作品。它在2006年甫一出版, 迅速征服了英伦, 继而征服欧洲、美洲、澳洲、亚洲, 感动了全球, 让千百万读者唏嘘落泪。那么《岛》何以涤荡当代人浮华的心灵, 又给予世人何种生命启示呢? 本文以文学文本解读^[2]为基础, 就此进行集中解析。

一、人生的困惑: 生命中什么是我们真正需要的

维多利亚·希斯洛普是英国当代著名作家, 《岛》是他的首部长篇小说, 写成于200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 现代化进程在全球扩展, 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革命对社会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深刻变化, 出现了两个明显的趋势: 一个是人类物质生活现代化、全球化、多样化的大发展; 另一个是伴随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发展, 社会问题日益困扰着整个世界。^[3] 对于生活在当代的个人来说, 则在享受现代化经济、科技成果的同时, 失去了对社会、人生、幸福、情感的真正

感受力, 过着一种程式化、物质化的生活。身体因科技而得到越来越多的自由, 但是心灵空间却越来越狭窄, 每个人都被绑在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变革的车轮上, 想要寻找自我, 却迷惑了。乔斯坦·贾德(Jostein Gaarder)把人类比作出生于兔子细毛顶端的微生物, 大多数人“爬进兔子的皮毛深处, 在那里怡然自得地待上一辈子”, 安于现状, “把这个世界当成理所当然的存在”, 对“生命是一种很庞大的、神秘的存在”无动于衷。^{[4]18-19} 在乔斯坦·贾德看来, 很多人“丧失了某种极为重要的能力”。^{[4]18} 处于这个时代的希斯洛普, 尽管她育有一双儿女, 丈夫精明能干,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但也有着同样的困惑。就像《岛》中阿丽克西斯那样, “觉得自己的不羁性情被埃德对纪律与秩序的要求给过滤掉了”。^{[5]4} 但是与大多数人不同的是, 希斯洛普没有丧失这种哲学思考的能力, 安逸的生活并没有羁绊住她对生命的思考。而早期曾任《周日电讯报》的旅游记者、为《电讯日报》撰写家庭及学校教育方面的文章和为《女性与家庭》杂志撰稿的经历, 以及家庭平静幸福的生活, 为希斯洛普创造了条件。有机会接触各种各样生命的困惑, 并且能够静心思考: 我们该如何生活? 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是什

收稿日期: 2011-07-06

作者简介: 谢文琴(1975-), 女, 浙江富阳人, 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文学。E-mail: xiewenqin@nbcc.cn

么？

《岛》是希斯洛普诠释生命的首次尝试。故事从阿丽克西斯的困惑开始。阿丽克西斯在博物馆工作。父亲是考古学教授。从小到大，阿丽克西斯天真地相信她会追随父亲风尘仆仆的足迹，从事考古职业。但是越来越现实的社会，不仅让阿丽克西斯逐渐失去了对考古的兴趣，而且让她迷失。特别是男友埃德，让阿丽克西斯对生活不知所措，她必须在男友“埃德”和回归自我之间选择。男友埃德很英俊，有着一副雅利安人的好面孔，做事井井有条，前途光明并且确定无疑。埃德对于阿丽克西斯来说是一个稳定且衣食无忧的未来生活。但是埃德对生活的整洁和井井有条，对纪律和秩序的要求，束缚了阿丽克西斯“不羁的性情”，让她在“尽量注意”^[55]中感到心累，找不到自我。阿丽克西斯困惑了，无法做出选择。于是自然而然将求助的目光投向母亲，希望从母亲过去的经历中寻找解决困惑的答案。而母亲索菲娅“不仅掩埋了自己的根，还把上面的泥土踩得严严实实”。^[56]但是阿丽克西斯还是“打算问母亲几个关于她过去的问题”。^[57]由此，打开了母亲的禁地，开始了阿丽克西斯寻找真实生命的旅程。

二、生命的反思：四个女人的四种命运

阿丽克西斯来到了克里特岛，并游览了母亲故乡——布拉卡以及海岸北边的斯皮纳龙格岛。关于这个岛，《岛》中篇首一开始就写道：“一九〇三年至一九五七年间，克里特岛海岸以北的斯皮纳龙格岛是希腊主要的麻风病隔离区。”麻风病是半个世纪前全球都恐惧的传染病。在圣经里，麻风病人被认为是不洁净的人，是丑怪、邪恶、肮脏的，因此欧洲普遍对麻风病人采取歧视、排斥，甚至是驱逐的态度。即使到了21世纪仍受这种观念的影响。正是因为麻风病和麻风病隔离区斯皮纳龙格岛，这些让索菲娅很难启齿，无法亲口告诉阿丽克西斯自己的过去，于是求助于养母的好友——佛提妮。当阿丽克西斯怀揣着母亲的信找到佛提妮的时候，对于阿丽克西斯的人生困惑，佛提妮没有直接解答，而是告诉阿丽克西斯：“你母亲的故事就是你外婆的故事，是你曾外婆的故事，也是你姨外婆的故事。她们的生活纠缠在一起，我们希腊人谈到命运时，就是这

个意思。所谓宿命主要由我们的先辈，而非星宿决定的。当我们谈到古代历史，我们常常说命中注定——可是我们并不是指不可控制的事情。当然事件可能突如其来地改变了我们生活的轨迹，但真正决定什么会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是我们周遭那些人的行为，以及那些生活在我们之前的人的行为。”^[534]

作者借佛提妮的话，非常自然地展开了整个小说的故事情节，同时也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理解：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是和过去、周围、未来联系在一起的，对真正自我的认识来源于对历史的反思，来源于跟周围的比照。希斯洛普无疑是个有生命激情的作家，并且用自己对生命的激情去感染人们，让人们不再对生命的荒废无动于衷。《岛》中，作者将阿丽克西斯家族的四个女人——伊莲妮、安娜、玛丽亚和索菲娅置于麻风病阴影下，让她们经历恐惧、痛苦、无助、无奈乃至死亡威胁，以此考察面临人生变故时如何选择人生，从而激起现代人麻木的神经，唤醒人们跟随自己一起思考生命、感悟生命。

伊莲妮是阿丽克西斯的曾外婆，是个在布拉卡和周围小村庄里深受大家爱戴的女教师，是家族中第一代与病魔作斗争的女性。作者笔下，伊莲妮是个完美的女性。她热爱生活，懂得用简单、细节来装点生活，即使是遭遇到最黑暗最残酷的打击，在被驱逐离家前往斯皮纳龙格岛的时候，她也会往花瓶中插满春天的鲜花，让花枝上的小花神奇地改变整个房间。她的生活充满阳光，尽管麻风病的阴影让她的生活有些灰暗，但是仅仅因为斯皮纳龙格岛上屋子前面的院子，就让她非常开心，马上筹划着要种些什么。她对自己的职业充满热情和奉献，将温柔细腻的爱普照每个学生，她能够记住每个学生的生日或喜爱的颜色，会把理论和数字写在卡片上，用绳子从天花板上吊下来，就像一群飞进来的小鸟一样盘旋在孩子们的头上；在看见令人害怕的麻风病症状，吓得哆嗦的时候，仍然担心迪米特里——让她感染上麻风病的学生，也被吓着了；即使斯皮纳龙格岛上的孩子活不到21岁生日，她仍然尽心尽责地教学，她想让每个孩子活得有价值，也让自己活着的每一刻有价值。她极力克制悲哀，用自己的坚强和对生活积极的态度，鼓励丈夫和孩子们坚

强地面对突如其来的不幸,成为整个家庭的精神支柱;她尽量表现出一副很开心的样子,以此鼓励离开父母的迪米特里坚强。她敢于挑战陈规陋习,从懒惰的克里斯蒂娜·克洛斯塔拉基斯——一个认为不值得花精力去教可能活不了多久的孩子的学校管理人那里,夺取对孩子们的教育权。伊莲妮从不放弃自我,当疾病袭来,尽管对死亡充满恐惧,但是她依然善良、友爱、对生活充满热忱,做该做的事情。生命就是生命,死亡就是死亡,在伊莲妮眼里就这么简单。

玛丽娅是阿丽克西斯的姨外婆,是母亲的养母,是家族中第二代与病魔作斗争的人。玛丽娅的一生悲苦,童年家庭遭受噩运,母亲被驱逐到斯皮纳龙格岛,姐姐因此性情暴躁乖张,玛丽娅自小便和父亲承担起家庭的一切;临近订婚,却发现感染上了麻风病,来到母亲至死也未离开海岛。而人生接连的不幸并未改变玛丽娅,她仍然坚守着自我纯净的心灵。玛丽娅对生活充满着热忱。家庭虽然贫困,但是玛丽娅却把整个家变得生机盎然。“旧橄榄油罐子里装满了罗勒、薄荷和小型储物罐,装过油或水的大口陶罐开裂了,正好成了需要小心照料的天竺葵、百合等植物的家”;^{[51]74}家务活象跳舞一样,从鸢尾花、芙蓉和菊花花瓣里提取染料,给羊毛染色;把各色青草编成精美的篮子和垫子;到深山里采各种药草,调配成草药。玛丽娅对人生充满着无私的爱。姐姐的任性刁蛮尽管让她厌烦,但是她仍然善待姐姐,并替姐姐抚养索菲亚。不管是英俊迷人、家庭富有的马里诺还是深爱的克里提斯,玛丽娅都没有忘记照顾父亲的责任。她与让她母亲感染麻风病的迪米特里建立了友谊,用草药给布拉卡的村民和斯皮纳龙格岛上的居民治病。玛丽娅是个坚强的人,充满着对生命的希望。临近订婚却发现麻风病,并被未婚夫马里诺无情地抛弃,这几乎将玛丽娅击倒,但是最终从痛楚悲伤中站了起来,融入到斯皮纳龙格岛岛民不屈不挠地与麻风病、与命运抗争的队伍中,并且在与麻风病的斗争中以她的正直、无私和善良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安娜是阿丽克西斯的亲外婆,玛丽娅的姐姐。安娜本来是这个家庭唯一能够过上健康幸福生活的女人,但是最终却被自己无所节制的欲望

所湮灭。作者笔下,安娜自私自利、追慕虚荣。她厌恶布拉卡的生活,“她唯一的抱负是——嫁个好人家”,“只要能打破一年四季按部就班的单调生活,改变她今后生活的前景,不管什么,她都欢迎”。^{[51]64}为此,她瞬间放弃了与反法西斯勇士——安东尼奥的恋情,转身投入富裕的地主之子安德烈斯的怀抱。尽管在嘴唇上还留着安东尼奥的痕迹,尽管安德里斯高高在上、盛气凌人,除了迷恋美貌,毫无情意可言,但是安娜还是毫无尊严地攀附,因为毕竟,这样能让她摆脱布拉卡,进入一个她梦寐以求的世界。最终安娜以她的表演天赋,成为范多拉基家的媳妇,进入了上流社会。但是安娜的欲望并没有因此停滞。因为她与她的过去进行了切割,让自己从布拉卡的生活中消失,因此她的地位很高,却漂流在没有友谊的社交空洞里。安德里斯的表弟、一个认为生活就是用来开心的年轻人——马诺里的出现,进一步让安娜在腐化堕落中越陷越深,越走越远。为了填补心灵的空虚,她渴望幽会的战栗、偷情的颤抖。为了有魅力却软弱的马诺里而嫉恨妹妹,对妹妹得上麻风病幸灾乐祸。最终因奸情败露,死在丈夫愤怒的枪口下。其实安娜并不是天性自私自利、追慕虚荣,她本性善良,面对德国士兵枪杀麻风病人,敢于指责和咒骂;她也崇拜反法西斯的勇士。安娜的转变从母亲突然感染麻风病并离家而去开始。安娜无法面对家庭猝然的变故。她感到丢人,因此从很小的时候起,她就强烈地想要逃离麻风病的阴影。而父亲的容忍,妹妹的容让,让安娜乖张任性的性情逐渐滋长,养成了自私自利、好逸恶劳的性格。安娜的悲剧在于对生活的逃避,并且在逃避中逐渐丧失了自我,错误地将追求物欲当作了避难所。

索菲娅是安娜的亲生子女、玛丽娅的养女。在玛丽娅的养育下,年轻时代的索菲娅很有抱负,学习努力也很刻苦,希望去雅典——养父尼可拉斯读书的地方读书,但是似乎继承了安娜的任性,并且对养父母充满着叛逆的情绪。玛丽娅夫妇非常担心索菲娅成为另一个安娜,于是将家族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告诉了索菲娅。“毁容的疾病、不道德的母亲、身为杀人凶手的父亲”,^{[51]72}所有这一切都让索菲娅震惊。索菲娅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于是也开始逃避。尽管她没有走上亲

生母亲的老路，但是她为自己不是玛丽娅的亲生女儿、为自己背负的耻辱而逃避，她在内心拒绝玛丽娅所说的所有事实，因此她逃离克里特岛，远嫁英国。索菲娅对耻辱的逃避让自己的良心受尽煎熬，铸成无法补救的痛苦和内疚。她爱养父母，但是因逃避而始终没有让这份爱表露出来，直到养父母过世，才自责自己的自私和忘恩负义。她害怕阿力克西斯发现自己的母亲是个怎样的人，于是将自己的过去尘封。直到女儿阿力克西斯追寻家族历史，索菲娅才幡然醒悟，逃避并不能抹去过去的记忆，反而会在痛苦中沉沦，只有坦然面对才是人生正确的选择。

三、生命因爱而回归：死亡之岛的复活与索菲娅的悔悟

《岛》的整个故事情节始终在伊莲妮、玛丽娅母女的积极人生观和安娜、索菲娅母女消极人生观之间的对比中展开。伊莲妮和玛丽娅是正面的积极向上的生命的体现，敢于面对生活的艰辛和磨难，富有爱心，并永远保持纯净的自我。伊莲妮勇敢坚毅，从不丧失自我，心中总是装着他人，对亲人、同胞充满爱，尽管最终被麻风病魔夺取了生命，却无碍她美丽人生的传承。玛丽娅是伊莲妮的承继，她的一生中，生活被毁又被重建，爱情被毁又重生希望，尽管悲怆，却让人感受到了苦寒生命之花的灿烂。安娜和索菲娅对人生逆境逃避和消极，安娜的逃避让她陷入物欲中不能自拔，最终被欲望反噬；索菲娅的逃避让她抛弃养父母，深受良心谴责而无法面对女儿。

其实《岛》中，除了上述的对比，还隐含着另外一种比较，斯皮纳龙格岛和克里特岛之间的社会群体生命的比较。斯皮纳龙格岛是被整个社会遗弃，几乎与世隔绝的麻风病隔离区。正是这样的一个孤岛，却造就了一个团结一致、积极向上的非常完美健康的社会生态。在这个岛屿的社会中，有完美选举制度选出来的二任才能卓越、敬职奉献的政治领袖；有从不放弃、毕生与病人一起与病魔斗争的医生；有全身心投入到教育事业中的教师；有百货商店、刀具店、梅子酒店、面包店、酒馆、理发师、面包师……。岛上的人们，不管过去如何的贫贱富贵，相互间充满着友爱。岛上尽管条件恶劣，人们却在这个“污秽荒凉”的不祥之地，一起创造了一个民主平等、公

平公正、团结友爱的社会，成为“民主社会的典范”。^[55]麻风病在慢慢剥夺着岛上人们的生命，但是爱却使每个人的心灵复活了，并绽放出灿烂的生命之花。反观克里特岛的现实社会，离家为国战斗的反法西斯勇士——安东尼奥一无所有，不仅自己为地主家打工糊口，连心仪的女友也弃他而去；而懦弱地留在家，只顾赚钱装满钱包的范多拉基家族，却可以高高在上，役使反法西斯勇士，傲慢地享受和平的生活。安娜为攀附富贵、追求荣华可以抛弃父亲，为一己的情欲而嫉恨最亲的妹妹。人们如一盘散沙，除了聚在村口酒吧宣泄心中对法西斯战争的愤怒和恐惧外，一无作为；但是却可以因为无知的蛊惑聚集起来打算血洗斯皮纳龙格岛。斯皮纳龙格岛积极的社会生态，对照出克里特岛现实社会的浮躁、混乱与丑陋。

《岛》中，作者所进行的比较，并不仅仅只是为了对现实生命中负面的、消极的一面进行揭示和批判，而是告诉读者只有爱才是生命中有更美好、更光辉的一面，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才是真实生命所在。爱是所有人生困惑的解码。因此，小说的结尾，作者让死亡之岛最终获得重生的希望，被大陆社会所接纳；让索菲娅卸下了沉重包袱，不再因为是麻风病人、通奸犯、谋杀犯的后代感到耻辱，而是“象看电影中的人物那样看待她的长辈。最后看不到耻辱，只看到英雄主义，没有不忠，只有激情，没有麻风病，只有爱”。^[56]

四、结语

海岛是英国文学中常用的场景。许多作家通过海岛来对社会问题进行抽象和解析，表达自己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比如莎翁的《暴风雨》、丹尼尔·笛福《鲁滨逊漂流记》等等，都是借助海岛，或抽象社会问题，或表达对人性、社会矛盾的看法。希斯洛普的《岛》也借用海岛来诠释对生命的理解。《岛》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和《鲁滨逊漂流记》一样用简单明了的线索来歌咏“爱”这一主题。但不同的是，希思罗普选择了靠近大陆的克里特岛和斯皮纳龙格岛作为故事发生地，而不是通常远离大陆的荒岛。正是这种选择，让《岛》中融合爱恨纠葛的凄婉故事更贴近现实，让“麻风病人”这一特殊群体面对生存困境和压

(下转第47页)